●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3月24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人生憑闌處

陪伴

童心

那是一個春日的黃昏，從培僑書院出來，一段長長的斜坡，我和邦要行去港鐵大圍站。我倆都不認識路。幾名女學生從身邊經過，我剛要張口問，聰慧的女學生便說：「去大圍站？我們也去的。」然後示意我們跟着走。讀中四的邦，向同齡人送去了感激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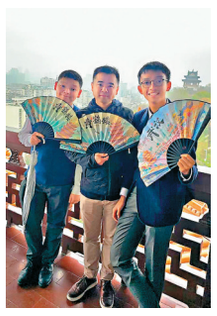
斜坡有點陡，也有點濕。邦知我的腰傷剛剛治癒，便牽起我的手來。16歲、個子並不高的他，手瘦瘦的，但觸碰到我的手時，卻沒有一點猶豫，那麼有力地握着，叮囑我：「老師，慢一點。」我心裏一下子暖暖的，竟不知道說些什麼。

到了轉彎處，走在前面的女學生怕我們跟丟了，轉過頭來看我們，便也看到了我們的手。女學生淺淺地笑了，我和邦對視了一下，也笑了。我問：「你不怕她們誤會嗎？會不會有些尷尬呀？」邦搖搖頭，把我的手攥得更緊了。

很快，到了港鐵站。邦小聲地叫了我一聲：「Uncle」，然後和我道別。我的眼角竟有些濕。邦在中西區的一間男校讀書，很想參加我在培僑書院主講的少年作家班，於是一放學就急匆匆地搭出租車趕到培僑書院。我帶他入校，生怕保安不允許進門，便隨口介紹說：「這是我的孩子。」沒想到，邦記住了。

晚上，和邦在WhatsApp中聊天，他和我分享文學課的收穫和感受。道晚安前，我又說到了那一段牽手的路。邦回覆我：「老師，你帶我遨遊文學世界，陪伴我走過成長的路，牽你的手，是我的感激，也是非常幸福的時光。我會長大，你也會一天天老去，但後面的路，我會陪伴你，繼續牽你的手。」

陪伴，就是人生中，那一次又一次的牽手——手牽着手，心連着心。



●作者帶領香港中學生開展文學創作實踐活動，陪伴他們成長。 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僑胞共聚家國情深

潘明珠

「3歲到80多歲的父老鄉親們都回鄉來呀，大家如約而至，筵開百席，圍桌聯歡，把酒話舊，這個春節多熱鬧啊！」

春節過後，我家年紀老邁的母親，每見親友，都把我們開平柳沖鄉下的大事—春節海內外僑胞回鄉大聯歡，當天的熱鬧情形，如數家珍地重述一遍。母親又說，誰家誰人為振興家鄉捐款多少，她自己也不甘後人，多次吩咐我以微信捐款。母親想起三數十年前，因家鄉的壯丁都到城市幹活賺錢，鄉下的田地缺人耕種，幾乎都要荒廢了，村裏只剩下老弱婦孺，很是荒涼，深感難過。

今年春節，眾同鄉姐妹不忘初心，發起十年後鄉里再聚首，舉辦「不忘故鄉情，牢記父母恩」之回鄉下娘家大聯歡家國情活動，想不到在一呼百應下，我兒時玩伴阿柳，早年遠嫁英倫，亦帶着她年老的母親，華僑丈夫和子女回鄉哩。她說：「耀叔最關心鄉里及仁愛慷慨，數十年來從香港多次匯款修橋建路及助學，大家以他為榮……」耀叔，就是我家英年仙逝的好父親，可惜他看不到自己的影響力，鄉里仰望我父，以他為榜樣。

阿柳和僑胞們終於重踏家鄉故土，兒時鄉里姐妹重聚碰頭，大家傾訴不停，分享對家鄉的愛和想念。珍表妹從倫敦回來，見內地城市發展先進，一片繁華，希望我們開平鄉親也努力振興自己家鄉。如今開平居社環境均有大改善，道路修建得四通八達，田邊架設有路燈，電力、自來水等配套亦齊備，已非昔日沙塵滾滾的窮鄉僻壤。她們都說會呼籲海外僑胞多些回鄉振興開平，令本村更有人氣有前途，成為美好的宜居地。

我想起去年，於貴州訪問過的百孚集團吳劍平會長，他是個實幹型的企業家，短短6年間，把其公司打造成集康養旅居、生態餐飲、中醫藥康養、非遺傳承於一體之大健康融合產業 。

●不忘故鄉情。 作者供圖

他是農民之子，心繫農村，一心想幫助農民脱貧及做多些鄉村振興的事業。吳會長強調他事業初心，非為賺錢，而是為社會及民眾做有意義的事。我跟姐妹們分享吳劍平的鄉村振興故事，大家都很受鼓舞，希望推動有心人為家鄉建設多做實幹的事，並相約回鄉下，說娘家大聯歡每年要續辦下去。

琴台客聚

還我北斗星！

潘國森

「吸毒」這行為無可避免會損害到當事人、其家庭及整個社會的利益，並造成許多壞影響，這是所有中國人的社會共識。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轄下有「禁毒處」(Narcotics Division)，可這「Narcotic」的本義僅是「麻醉劑」，與「毒」(Poison)還真不沾邊。

英語沒有對應「吸毒」的說法，只有「濫用藥物」(Drug Abuse)，尤指精神科藥物。近年又發明「娛樂性用藥」(Recreational Drug Use)的概念，由「濫用」美化為「娛樂用」，不似有害，反似有益。上回談到加拿大溫哥華華裔女童吸食毒品過量身亡，該市政府亦不把「吸毒」當一回事，還花費公帑變相販毒，弄個什麼「安全供應」(Safe Supply)。當地華裔社群沉痛地問：「怎會安全？怎會是娛樂？」筆者認為凡是在香港鼓吹「娛樂性用藥」的，都是牛鬼蛇神。

溫哥華禁毒、掃毒不力，將那女童送上死路每一個光怪陸離的環節，都應該成為我們的殷鑑。首先加國學校已成為殺人源頭的毒窟，所以我們要全力掃蕩洗滌校園毒害。其次是戒毒服務不到位和輔導員濫權，所以我們要強制驗毒、強制戒毒。凡是領公帑薪金的相關人員，都應該按照監護人的意願來輔導染上毒癮的兒童，服務要透明並受到合理監察。

筆者認為這涉事的溫市戒毒輔導員「形跡可疑」，此人大概率是個社會工作者，或主要受社會科學訓練。其專業操守和道德標準又服從什麼樣的哲學系統呢？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初次有社會工作者這個專業，當時被敬稱為「北斗星」。今時因為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的緣故，許多人都知道北斗七星可以幫助我們在夜空找到北極星的所在。知道正北方，就知道所有方向。當年香港人禮敬社工，是感謝他們幫助迷失方向的弱勢社群重回正軌、找到今後的人生大方向。後來社工行業有了重大變革，有新理論認為這項工作應以當事人(Client)的最大利益為依歸。而這個利益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即使與家庭和社會的總體利益有衝突時，仍是個人主義優先。原來「社會工作者是北斗星」只是香港人一廂情願。可以「還我北斗星」嗎？

校園掃毒新思維（中）

名人鄉情

月滿沙灣

韋然 著名填詞人

我一直不知道我是番禺沙灣人士。

疫情前3年，我在前廣州星外星唱片公司的音樂總監、知名廣州音樂人鄧偉標老師的協助下，在廣州發行了5輯廣東童謠新唱專輯，並應鄧老師的邀請，一同前往沙灣與當地的政府領導人一同飯敘， 非正式地探討在沙灣成立一個廣東童謠館的可能性。

回港後探訪母親時談起這件事，母親笑說我就是番禺沙灣人。那一次飯敘，是我第一次踏足沙灣這一個被譽為廣東音樂的發源地，也是我的家鄉。

自此之後，我一直很想正式到沙灣好好地走一趟，可惜疫情一來， 什麼也給按下。直到去年2月，我才與內子彩屏及朋友一同到沙灣尋根。

那一個下午，我們品嘗了不少沙灣美食，如《爬金山》與不能不吃的《薑汁撞水牛奶》。在尋根的途中，幸運地遇上了我的同鄉長老。

在這位熱誠的同鄉長老帶領下，我們參觀了黎氏宗祠，也找到現今已變身為公益公園和幼兒園的前黎家大宅舊址，又去了沙灣廣東音樂館，欣賞了粵劇花旦老倌的精彩演出。

沙灣是一個有近千年歷史的古鎮，有深厚的文化和藝術底蘊，孕育過不少文人和世界知名的廣東音樂家，如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和何大傻等 。我們從小就聽過的《步步高》《賽龍奪錦》等等樂曲，原來都是沙灣名家所作。沙灣果然是個人傑地靈的好地方。

走在沙灣的石板路上，我們好像穿梭在明、清、民國年代，又好像走在一個十分文青的新潮社區。這個文青社區朝氣勃勃，把這兒的明清嶺南風的房子、民國年代中西混合式洋房子，都改為非常有格調的咖啡室、茶室、文物展館、漢服館……坐在這兒的咖啡館嘆一個下午茶，一客地道小食加上回甘的上品咖啡，每人消費都不高，但心靈感到非常治癒和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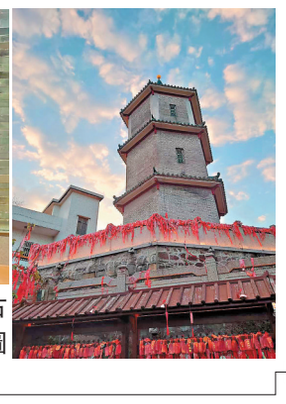
聽朋友說這裏的房子租金也不高，一座複式房子才2,500元至3,000元人民幣上下，心想，如果可以找到一間複式民居，是不是就可以改裝為廣東童謠館呢？童謠館的建立，可以有系統地展示嶺南歌謠的歷史與傳承。內子認為歌謠文化的傳承，可以更創意地發展，例如通過創新科技的應用，增設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人工智能（AI）結合，讓童謠歌曲、地方風俗、歷史故事、動漫一一結合在這兒展示，讓音樂藝術創作更活潑與互動地表達，也讓更多人認識童謠的發展歷史、童謠的重要性和傳承的使命。這個夢想中的廣東童謠館，更可以成為沙灣的一個新打卡地方呢！朋友還說沙灣的飄色是非常出色的，我們必須抽空來一看。心又想：這飄色的風俗，是否也可以融入廣東童謠兒歌之中呢？

已故音樂評論家黎鍵老師曾說我做了一個歷史性的文化工程，那就是我在1976年開始搜集了廣東童謠資料，並將這些零碎的童謠片語有系統地譜成近千首的粵語流行廣東童謠兒歌。因緣際會，部分的廣東童謠兒歌竟在全球粵語華人社區廣泛傳唱，流傳開來的也有數十首之多，如《何家小雞何家猜》《雞公仔》《氹氹轉》《小明上廣州》《洗白白》等等，把廣東童謠傳承開來。

原來我寫的廣東童謠兒歌、粵唱古詩詞歌曲，不少都成為中國華南地區的中小學教材或輔助教材，更是幾代嶺南人士的集體回憶。我寫的英語兒歌，如《Apple Round , Apple Red 》《Boy & Girl》《Donkey Donkey I beg you》等均廣泛於亞太地區傳唱，部分更流傳到歐美國家。英國、美國、印度、俄羅斯的出版商也把一些我寫的兒歌，誤當作傳統英語兒歌出版。中國內地和美國的網上早教英語兒歌教材中，也採用了一些我寫的英語兒歌。作為沙灣黎氏家族後人，能在廣東童謠的傳承中被認同，已是心滿意足了。

在回程時路過有幾百年歷史的文峰塔，內子靜靜地許了心願，那就是幫助我作更深化研究童謠文化，撰寫學術童謠歷史文化研究論文，最終建立廣東童謠文化館，讓廣東童謠文化的傳播能世代澤及世人，如有可能，建立一個童謠發展慈善基金，鼓勵更多年輕人將廣東童謠繼續傳承下去。

離開沙灣時，看到圓圓的月亮正在爬上來，我想，當月滿沙灣之時，這兒更美。



●韋然攝於沙灣廣東音樂館。右圖為沙灣文峰塔。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畢加索「多面睇」

余似心

說到畢加索的作品，許多人的反應是「看不懂」、「許多面的女人」……在我心目中的畢加索，是個了不起的畫家，努力創作、敢於表現自己、挑戰傳統，活到92歲的他，是極少數能享受自己藝術作品所帶來名利的畫家。

我首次接觸畢加索的作品，是在西班牙他故居的美術館。當中保存了不少他年少時的作品，年紀輕輕的畢加索經已畫出技巧十分成熟的肖像油畫，最深印象的是他在15歲時的自畫。他父親當美術教師，遺傳基因與悉心培育，加上他終生對藝術的熱誠，大量創作，成就了一生。

最近在香港M+展館舉辦名為「畢加索——與亞洲對話」展覽，展出來自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60多件畢加索不同時期的傑作，十分珍貴。作品中就有4幅是他戰戰兢兢畫的寫實人像，3幅更是10多歲時的作品，包括父親的肖像。

●畢加索的雕塑《推嬰兒車的女人》。 作者供圖

畢加索在成長的不同階段，受當時社會和文化的衝擊，而產生風格和主題相異的創作。年輕時他像其他的藝術愛好者一樣，喜歡臨摹大師的作品，吸收藝術精髓。即如他的一句名言：「為了畫得像拉斐爾(Raffaello)，花了好幾年時間，但為了畫得像個孩子，卻花了一輩子。」別人都會為他後一句而觸動，我卻為前一句更觸動，他只花好幾年時間便畫得像大師，實在才華橫溢。

畢加索眼中的人別有一番視趣，他像魔術師常把人體拆解，成為超乎常人的肢體構圖。他又像有着看透人體的異能，把人的不同面在同一平面呈現，尤其是在他晚年時的創作更為極致。

在展覽中可看到他充滿溫情的青銅雕塑《推嬰兒車的女人》、充滿生命的靜物畫，立體表現，具特色的抽象畫……等等。展期至7月13日，你肯定能對畢加索有更多的發掘。

網人網事

火鍋裏的風波

狸美美

海底撈日前爆出「小便門」事件，店家馬上啟動非常具有海底撈特色的危機公關：向4,109單堂食客全額退款，並給出10倍餐費補償。沒想到，此舉一下讓事件有了更精彩的續集：有因生日請客而獲得6,500元賠償的事主發帖求助，說「天降橫財」下，被請客的「朋友」們覺得「共擔了風險」紛紛跳出來要求平分補償金，而他卻覺得當初花錢的只有自己，海底撈也是和他產生契約關係，現在憑什麼要分錢？帖子一天引來3萬條回覆大討論，各方都有眾多支持者。

看似是茶杯裏的風波，卻飽含感性和邏輯的較量，充滿法理和人情的平衡，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經典矛盾，值得玩味，也不妨在此稍微「掰扯」一下孰是孰非。

首先當然是從法律層面釐清本質。海底撈的公告原話為「額外提供訂單付款10倍金額的現金補償」，其前後文反覆出現的詞彙也是「補償」而非「賠償」，所以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顧客得到的這筆錢是「補償款」而不是「賠償款」。

根據《羊城晚報》諮詢的律師意見，賠償通常是導致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失後，對實際損失的一種填補性賠付。而海底撈此次的補償，則主要是出於維護顧客體驗和公司品牌，而進行的非物質性損失彌補，性質上與常規賠償明顯不同。4,109單統一的10倍補償金，也證明這項補償是整體性補償，並非針對某個個體損失，也即「意味着獲得補償的基礎是特定時段的消費行為，而不是個體的特殊受損情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權利歸屬是給到付款人的，且付款人有權自主決定款項安排。

至於被請客者提出的「風險共擔」理據，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48條有關「賠償」的規定，若消費者因食品安全問題遭受損害，可以主張賠償。但索賠權是與合同主體綁定的，說白了就是誰付了錢誰才和商家產生消費合同，誰才實際承擔了風險，誰才可以索賠。被請客的人並沒有直接的消費合同關係，沒有付款義務，也就沒有索賠權利。吃請者所謂「共擔的風險」，本質是心理風險，可以提出索賠，但卻需依據其他法規，而不是在這筆補償款裏分一杯羹。

這筆錢屬於請客人，法律上毫無爭議。吃請者們提出分錢要求，是用人情邏輯替換了法律邏輯，認為「共同風險」就等於「共同利益」，更忽視了風險的真正承擔者。但問題的複雜之處正在於，法律上的「歸屬」並不能完全解決人情上的「是非」。很多時候，人們都會出於對人情的珍視，而忽略了自己的正當權益。事件中請客人的內心不適，正是因為朋友們的要求違背了公平的底線，卻又被「友情」的外衣包裝得合理化，從而讓請客人陷入了道德綁架的困局。

雖然不知道那6,500元最後是怎樣處理的，但整個事件卻也是一個重新審視友情的契機。真正的朋友會在意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強調自己的利益。斤斤計較者、坐收漁利者、貪得無厭者不交也罷。而無論最終選擇如何處理，我們都要明白，人際關係中不可能做到讓所有人滿意，不必過於糾結結果，坦然面對即可。

信而有征

愛的條件

劉征

我現在已經無法愛上任何人了，因為我喪失了愛人的條件。一想到我日漸衰老，幾乎配不上完美的愛情，我就動用一切力量讓自己冷靜下來。但這是不幸的，倘若我把這種狀況寫下來，也吸引不了任何人，因為它太真實了。就連這種痛苦都觸動不了讀者，因為它來自於現實本身，而不是你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種結果，就是即便你明明已經喪失了被愛的資格，你還是一如既往地去愛。就像雨果曾經寫過的那些情書那樣，完全不顧對方因為你的愛而輕視你或者厭惡你，你是徹底被愛衝昏了頭腦的人，並為此做出許多荒唐事，可讀者就是會喜歡看這些，也會被這些情形觸動，因為它就是看起來很甜蜜。

即便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指斥這個人是一個笨蛋。其實，這倒是難能可貴的。所以當我看張天翼的散文集《81種愛的寫法》，她引用了雨果的情書，我立刻就被催眠了。而在這封信之後馬上迎來張天翼的評價，而且，這個評價不是烘托和讚美這個愛，反而是去說它的背景故事，把那些關於愛和背叛，通通告訴你一遍，把你拉回一個不純粹的現實世界，你一下子就再也無法找回愛的感覺。一種叫做評論的理性不是有意識地去放縱，或者說，不是去使純粹的愛情從本能延續為一種離開本能的永恒，它就失去了魔力。這是拒絕愛的，因而也就不再具有感染力了。所以，真正觸動人心的愛都是熱烈的，就像電視裏演的那樣。與其說那些阻擋愛情的門第不配，或者說是類似於世仇的阻擋，在兩個戀人的堅持下都成了一種升華愛的條件。

埃德加莫蘭說：「一切愛情劇一旦到了Happy Ending就會戛然而止，就是為了把愛通過中斷永恒地留下來。莎士比亞最懂這個。」英國人艾米麗勃朗特也懂，她讓一個被門第打敗的西斯克里夫重回舊地，折磨他沒有得到的那位愛人，以及那些阻止他們在一起的親族和他們的後代。你明明看到了這種行為的瘋狂，可就是無法不被他感染，那些因為愛情而變成變態的人被謳歌並且展現出他的行為的非動機性，這令他整個人都升華為一種抽象的精神性，他就此成了最純粹的愛人。這是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分界線。

在通俗文學那裏，一旦愛變成了單相思，它便會想方設法地被污名化，作者以各種理由讓這個狂熱者顯得可笑。輕視他，並且安排一個人代替他進入那個被愛者的視野，使得這位狂熱者更顯卑微。因為明明不值得去做的事，他還要去做，這不是得不償失的行為嗎？可是愛的最高禮遇就是無論其價值多少，一種永恒的愛在什麼條件下都在繼續，這才是它被升華到頂點的可能。

維克托雨果因為謳歌這種愛而被稱為浪漫主義大師，他不斷給他的妻子寫各種纏綿悱惻的情話，以至於連纏綿悱惻都顯得太庸俗了，因為它還暗示了一種肉慾的條件，而真正的愛沒有條件。就像維克托說的那樣：「如果我已經不值得她愛了，人生不會再有快樂，那就應該去死嗎？我是只為了追求個人幸福而活的嗎？不，我整個生命都該奉獻給她，無論她是否愛我。」只有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美麗的埃斯梅拉爾達才可能愛上醜陋的卡西莫多，而卑微者卡西莫多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夠戰勝自己的怯懦，真正愛上這位女神。因為愛沒有條件。

（本欄目逢周一出版）